

【原乡切片】

一棵树

□流沙

这棵树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树，是棵枫树。

树长在离村三里远的马路边，树干需要四五个成人才能合抱。每到夏天，大树郁郁葱葱，村里的孩子都在树下玩，外面是艳阳高照，树下却凉风习习。

这棵大树的树干有个大洞，可以钻进一个小孩。大洞是如何形成的，我也不是很明白，从我记事起这个树洞就在了。

乡下的树，一般都有主人，但这棵树却没有。

在乡下，古树往往会得到格外的“敬重”，甚至有树大成精的说法，善男信女们会在树下焚香。我经常看到树下有香烛与烟灰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这棵树出现了异象。每到天气转变的时候，

大树周遭白雾袅袅，经久不散。村人以为有“神灵”，初一月半常有人膜拜。其实要解释“白雾”也简单，因为大树华荫如盖，树下土壤是湿润的，空气是阴凉的，一旦外面气温过高，树冠下就会有水汽升腾上来。

这棵树在十里八乡非常有名，慢慢地成为一个地名。当时有趟班车必经此处，乘客大都是沿线农民。售票员经常以这棵大树作为参考物来收取车票，后来，这棵大树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小车站。

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大树的树杈上长出了一棵新树，这大概是鸟儿留下的种子。新树长势非常好，一年一年在拔个子。没有人关心老树，秋天来了，枫叶凋零，而那棵长在树杈上的树，还是绿油油的。

高考那年，这棵树更奇怪

了，一边的树叶黄黄的、蔫蔫的；另一边却是绿绿的。记得有次骑车经过，刚好下起大雨，我在树下躲雨，发现树洞里有雨水流下来，显然树干被贯通了。

高考放榜那天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顶着烈日去二十多里外的镇上学校看自己的分数，我没有上录取分数线。回来时心情差到了极点，半路上雷电交加，强烈的雷电把大地都劈得微微颤动，就像电影里的场景。

我在马路边的一户农家避雨，屋里有位老太太，她看我神情不太对，一直问我哪里人，现在到哪去。雷雨终于停了，我推出自行车，马路上全是水和被大风吹落的树枝，老太太似乎不放心，嘱咐我：“小伙子，骑车小心点！”

快骑到村子时，我发现有些不对头，因为马路边缺少了什



么。再骑近些看，那棵大树竟然被雷电削去了一大半，像小山一样的树冠倒在马路中间，堵住了交通。村里有人拿着锯子、柴刀，有的砍下树枝，有的在锯树干，他们说反正这树不是谁家的，好像在分享一顿免费的美餐。

锯开硕大的树干时，他们发现树干里有很大的树根，原来长在树杈上的那棵树，竟然贯通了

这棵大树的身体。

如今，这条马路已经拓宽至四车道，每次开车经过，我就会想起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棵大树，会想起那个雷电交加的日子，马路边躲过雨的房子，还有那位慈悲的老太太，房子早已拆迁，而老太太估计也不在人世了。

毕竟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。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我的大海情结

□孙秀斌

居住在海滨小城日照，看大海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。想大海的时候，我会坐上公交车，或是骑上电动车，一会儿就来到了海边。看海鸥低回，听海浪絮语，观潮起潮落，望帆影点点。大海离我很近，我很骄傲。

我和大海有着很深的渊源，生命里注定和大海有缘。我是在海边出生长大的，童年的梦常常被浪花打湿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，我们全家随父从军驻守嵎洒海岛，我在那里生活了12年。后来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我们就离开了大海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并不怎么喜欢大海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海岛上很闭塞，在我心中大海常常是桀骜不驯的，我会看到出海捕鱼的渔民家属在海边伫立着，期盼着家人能平安归来。在弹丸之地生活了12年，我未曾离开过海岛，外面的世界，一直是我心中渴望的。1965年春天，我们全家登上一艘部队的登陆艇，离开了我生活12年的嵎洒，离开了大海。

我们全家来到鲁南的一座小城，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多年。我自小喜欢看书，后来喜欢上了

文学，在文学作品里，我常常看到对大海的描述：海纳百川，沧海桑田，海阔天空，天涯海角……这时我方知海的伟大和胸怀。等我读到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这样的诗句，心灵会有一种震撼。黄河一直被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哺育了中华民族，而就是这样九曲十八弯的黄河



河，也是义无反顾地向东流，投入大海的怀抱，可见大海的胸襟和辽阔。失去方知珍贵，有时候扪心自问，此生我还会回到大海的身边生活吗？

尽管不在海边生活，但这些年我没断了和大海的亲密相会。每到一处，大海的旖旎风光，秀美景色，都会使我陶醉、赞美，不愿离去。然而我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，生活的轨迹，不允许我久留。这时，我常常想起童年，想

起嵎洒，有时会扪心自问，大海，我还能回到你的身边吗？

和我一样有着“海恋”情结的是我的妻，她从小在美丽的岛城生活，上世纪70年代“支援三线”的政策，使得她举家来到了我生活的小城，当时有多种选择，但阴差阳错，她的父亲就这样决定了。在鲁南这座小城我们相识，走上了婚姻的红毯，后来结婚生女，直至退休。

人生很奇妙，岁月里也有命运的轮回。没想到的是，女儿硕士毕业后，又延续了父母中断几十年的生活轨迹，她来到滨海港城一所大学工作，我们也双双退休，随女儿又来到了海边定居。

大海念我，我思大海，和大海的缘分，割舍不断，感谢上苍，给我这样的机缘。如今居住在港城日照，看大海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看潮起潮落，那是大海的呼吸；听涛声阵阵，那是大海的絮语；尝鱼虾肥美，那是大海的奉献。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：“大海呀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”，能一直依偎在妈妈身边，那是多么幸福啊。

（本文作者为退休媒体编辑，现居日照）

灵山形胜小昆仑

□李建民

灵山，位于宁阳境内。它头枕汶水，北依泰山，南与曲阜古城相距不过数十公里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灵山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是古代连接泰山与曲阜之间的交通要道，车马辘辘，齐文化与鲁文化、岱岳文化与儒家文化在这里交融。往北数里，有古邾国遗址。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封其弟、周文王第五子叔武于邾，建立了邾国，孔子曾“见荣启期行乎邾之野”。如今，山北不远处的堡头文化（大汶口文化最初的名称）遗址千年犹在，秦始皇禅梁父处仍历历在目。

遥望灵山，海拔不高，却孤峰独峙，陡峭壮丽。灵山，又称铁索灵山。有人说：“神州处处皆灵山，有山必有灵灵山”。宁阳灵灵山寺在山顶，已有千年历史。清咸丰《宁阳县志》记载，金大定十一年（1171年），僧福善乞改称寿峰寺，是时僧侣日众，乃造铁索，设机提水，以供日用。家在灵山之麓的明代首辅大臣、馆阁体代表作家许彬，在《灵山胜迹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嶙峋形胜小昆仑，北斗天高手可扞。一道金绳开汲路，千年石虎护山门。”

灵山寺寺院分前、中、后三个院落，由106级盘道、石佛洞、山门、钟楼、鼓楼、大雄正殿、东西两虎及玉皇阁等建筑组成，是一组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，存有元至治元年重修《大雄正殿记》龟负碑刻等。整个寺院除中院内地面平坦外，前、后两院均有怪石高出地面，寺内存黄檀等稀有树种多株。

灵山寺始建于何朝何代？



至今已无可考。清咸丰《宁阳县志》载：“存唐上元元年石塔二，今名灵灵山寺，不知何时更为今名。”此山名曰灵山，与佛教中的灵山有关系吗？不得而知。如今，灵山铁索早已不见了，但设机提水的印迹还在。慢慢地走着，细细地看着，山间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碑，都带给你一段段历史的记忆。

关于灵山，我们听到不少关于它的传说和故事。其中，“虎蛇驯伏”和“如来灵光”的故事，颇为神奇。而最令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，是“马驮蹄”的传说。明太祖朱元璋在一次战斗中损兵折将，成了光杆司令，被元军一直追赶到灵山脚下的大张村，正巧洼地有个老农在耕地，眼见无处藏身，老农让朱元璋趴在沟里，用深翻起来的土把他盖住。不巧，一只马蹄踩着了朱元璋的胳膊。朱元璋对马说：“你把这蹄子抬起来歇一歇。”马听后，真抬起了蹄子，朱元璋得救了。人们说，马停不下来，总有一只蹄子不着地，就是从那会儿来的。明清《宁阳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相传，明太祖微时饭于故城张彦中家，经憩于此（灵灵山寺）。”明万历三十四年，兖州（时宁阳属兖州府管辖）知府石九奏和推官矫乔高，均将灵灵山圣迹列为宁阳古八景之首。

站在灵山之巅，极目远眺，让人顿生人生开阔、天地大美之感叹。你会深刻地感受到，悠久、深厚的历史文化正迎面扑来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著有作品集《家乡的蟋蟀》）

态度

□王举芳

晚饭后，去公园散步。公园新建了一块绿地，几位身穿绿色工作服的园林工人正在栽草。我也是爱花草之人，便走过去凑热闹。

园林工人说说笑笑，进度很快，不多时，大半个绿地就布满了影影绰绰的花影。一个小伙子站起身，朝南面喊：“老曹，你快点啊，栽完咱们好回家！”听到南面的人应答后，小伙子蹲下身，边栽草边对身边的工友说：“老曹这人，啥都好，就是干活太仔

细太认真，那么仔细干啥？栽草又不是绣花。”几个人附和着说，是，继续手里的活儿。

我走到南面，想看看他们说的老曹栽草与别人有什么不同。

老曹是位老者。果然，他栽草栽得十分仔细，拿起一块草胚子，把歪倒的、不整齐的草一棵棵扶正、捋顺，然后小心仔细地放进挖好的小坑里，覆土、压实，然后再把歪斜的草一棵棵扶正，就这样缓慢重复着。他栽植的草，整齐而精神，像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，朝气蓬勃。

“草很皮实的，您咋栽这么

仔细啊？”我禁不住问。

“你是看我栽得慢，替我着急了吧？”老曹拿起一块草胚整理着继续说：“我不是偷懒、故意少干活，我是想，这草和人一样，打扮得齐齐整整的，自己清爽，别人看着也舒服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老曹继续细心地栽草。而我却被感动了，如果草儿会说话，它一定会感谢老曹，让它这么体面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人们对待物的态度，其实也折射出对待别人的态度、对待自己的态度。

（本文作者为泰安作协签约作家）